

理论园地的一阵清新的风。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

李凌

夫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一文指出，商品经济不是相互对立，商品交换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体经济，我们要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生产。这种理论在“四人帮”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但在20多年以前，要写发表这种理论，是要冒一定危险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就因为坚持价值规律而被残酷迫害。《未定稿》开始准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敢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未定稿》1979年1月发表了熊映梧同志的《用发展文。作是部把经济使社会了科学。任何伟它是特可避免《资本从资本中抽象论未必

久，极左的奥潮逐渐泛滥。毛泽东同志制定的1954年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等法制原则，不久即被当权者加以修改，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的时代，这种情况更甚，其邪恶程度极。这是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实行封建野蛮的专制。

1979年1月发表了吉林大学梁衡同志的《必须肯定法的继承性》一文，说明我们必

须全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法学，以指导建国以来司法实践。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外一切法学著作，批评地借鉴和吸收对我国法军建设有用的东西，完善和制定社会主义

1979年1月，亚明同志对西德的法律制度进行考察后，于同年2月在《未定稿》发表他关于联邦德国法制的一些观察报告，指出，二战时西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到70年代，西德已成为

于美、日的第三大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其原因很多，但比较完备的法制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其重要原因之一。1949年—

50年，西德制定了100多个重要法律，如选举法、结社保卫法、结

集会游行法、罢工法、刑事诉讼法等。

会监督。而斯大林又高居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上，他利受任何监督的绝对的权力，横镇压不同意见者，肃反严

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惨痛教训，也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一个重要根源。

1979年9月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刘立凯同志的《列宁察制度》一文，对上述问题深入的考察。研究其经验教训对我们改善和健全党和国

监察制度，对反腐倡廉均有借鉴作用。

封建特权必衰亡

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同

了一篇后来被广泛传诵和引用的文章《万岁》写于1975年8月发表。许多史家都足以

从故国到汉初，人们鼓掌呼

却并非专为帝王而呼，至汉武帝

“万岁”定于皇帝一人，此

“万岁”一词也就只配皇帝一人

如他人用之，就是“僭越”死

于史家之口，令其生畏而不敢

凌 编著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同志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同志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认为，“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固定组织叫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未定稿》。1978年我调到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组织编辑。《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敢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

未定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0期 1979.5.10

编者按：根据读者反映，本刊这一期发表了新修订的《未定稿》，于光远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以及他的其他文章，只将部分，但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删去，不登之处，烦请见谅。

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注解：

这次会议是重要的，要在西南各小组讨论，各小组会后有详细的记录，转寄你参考。但仅有几个小组人参加，时间太短，因无时间，是否有参考价值尚待商榷，不登之处，烦请见谅。

甲、一九五四年各大城市的报纸都是完全无误的。根据新闻社几个月前的报道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长了百分之六十点六，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
中国的人殉制和奴隶制
孔子与《诗经》
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
龙云离开云南前前后后
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

李凌 ● 编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 / 李凌编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4-7707-5

I. 勇 … II. 李 …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727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王桂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这本书是我的自选集。所以命名为《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是由于我在 1978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曾主编《未定稿》刊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刊物所刊登的文章对文、史、哲、经、政、法等社会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对“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破除迷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1 年，社科院文学所靳大成同志约我写一篇关于《未定稿》的回忆录，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写成《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一文。对《未定稿》曾经发表过的一些重要文章进行综合介绍。此文后被收入靳大成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一书中。

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新闻出版界广泛的关注，不少著名学者发表文章给予积极的评价，有许多权威的报刊或全文或详细摘要予以转载。据我现在掌握的信息，计有：

1.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资料》杂志，2004 年第 4 期以 14 页的版面详细转载了此文（题目改为《〈未定稿〉的最初五年》）。
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于 2002 年 7 月 25 日以第一版全版和第二版部分版面详细转载此文，并配

发了著名哲学史家王树人先生写的《〈未定稿〉的坚定性》和著名理论家孙长江先生写的《〈未定稿〉的勇气与真话》的评论文章。

3. 《书屋》杂志于 2003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了此文，后经该刊广大读者评选，此文被评为当年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论文之一，2004 年《书屋》杂志授我以“读书奖”。

4.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6 期、《广州日报》2002 年 8 月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 3 月 20 日都摘要转载此文。

5. 2008 年，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而出版的《卅载回眸社科院》和《辉煌三十年》两本煌煌巨著都将此文收入。

6. 《北京日报》在 2003 年 2 月 17 日摘要转载此文时，曾在题目前面用大字号加上如下评语：“回眸一段思想解放的历程，这是曾经吹拂过理论园地的一阵清新的风。”

7. 《同舟共进》杂志 2008 年第 7 期发表丁东石同志撰写的文章《忆一次会议和〈未定稿〉》，对当年《未定稿》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予以介绍。

三十年前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未定稿》刊物和几年前我撰写的《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一文，受到学术界和各权威报刊如此广泛的关注，被频繁转载、高度评价，使我十分振奋，也十分惶恐，我感到这是对我的鞭策，要求我在有限的余生中，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继续努力。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不少严重问题，如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和必须解决的，解决的正道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特别

是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因此，我在选编这本文集时，以《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一文为首选，并以此文为书名，希望此文此书能在新一波解放思想运动中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此书还有“其他”，包括 20 多篇文章，分别反映了我的生命历程中几个主要阶段的经历和思维。

我于 1942 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接受闻一多、吴晗、潘光旦、张奚若等名师教诲的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当时西南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之所以有此美誉，主要原因是：

1. 以梅贻琦为首的学校当局和教授们坚持“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教学原则；
2. 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思想日益倾向进步，对爱国民主运动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3. 中共地下组织、党员们和广大进步同学们的共同努力；
4. 中共中央、毛主席关于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

以上各种因素综合组成一股强有力的合作力，使当时的西南联大及整个昆明的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各种社团、讲演会、壁报、刊物、宣言、游行示威等如火如荼，联大、云大（云南大学）带动各大中学师生及昆明广大市民，参加运动，热血沸腾，愿为民主自由而献身。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欲发动内战，为解除其后顾之忧，以兵变的方式，挟持龙云到重庆软禁起来，在昆明进行了大屠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一二·一”惨案中，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四人被屠杀。这些历史事件，我作为亲历者，曾经撰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一些收入此书中。

在西南联大，我学的是文史专业，以后几十年，虽然历经坎坷，但在劳动改造之余，我还是念念不忘我的专业。所以当1978年我有机会重新读书和拿起笔杆时，就继续写些文史方面的文章。

鲁迅说：打开一部中国史，只看见“吃人”二字。对此，我读史书时，深有同感，就搜集史料，写成《中国的人殉制和奴隶制》一文，试图为鲁迅的名言提供一些史料注脚。

五四时期，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影响广泛深远，到现在还有人认同。我读《论语》、《诗经》等史籍，发现孔子思想中有“民主”、“仁学”等积极因素，只因为“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而我国几千年都是皇权专制社会，统治者们（帝王们）当然对孔子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不欢迎，后来的儒生们迎合帝王们的需要，对孔子思想予以改造，淡化其中的积极因素，使孔子思想成为“三纲”的僵死教条，即“孔家店”。为恢复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我写了《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仁学”等积极因素是怎样被改造成为“孔家店”的》以及《孔子与〈诗经〉》等文章，收入本书中。

宋代大词人柳永多年来被认为只会写风花雪月，我却从他的《煮海歌》一词中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也感悟到了文学家们必须深入社会底层，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劳动人民，写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鲁迅谈起《红楼梦》的命意时，十分强调“读者的眼光”，他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从《红楼梦》中看见的是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收在此书中。

近些年，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大量的帝王戏，有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对帝王隐恶溢美，不仅有违史实误导观众，而且美化皇权专制，宣传奴才意识、草民思想，这和当前我们亟需培育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法治精神背道而驰。针对这种现象，我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评对中国帝王的隐恶溢美》，《北京日报》全文发表，引起广泛共识。本书也将此文收入。

因为我长期工作在编辑岗位上，海内外关于文、史、哲、经、政、法、社会等各方面的文稿、书稿不断飞来，使我每天大量接触来自全球的新鲜资讯。在对这些资讯进行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只要有新的感悟就随时记下来，不断积累，到了“如梗在喉、必吐而后快”的时候，就写成文章发表。收集在此书中的有关中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等方面的文章就是这样完成的。

在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发现他们对所有制改革的看法（如同他们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看法一样），也是与时俱进的。1848年他们合写《共产党宣言》时以极大的热情历数资本主义的罪恶，宣布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消灭私有制；但到1859年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就对所有制的革命划出了明确的底线，大意是：某种生产关系（所有制）只有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时才有必要改变，而任何社会形态（所有制），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7年之后，即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

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我根据这个观点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所有制改变的情况，及其成败得失，写成《桎梏论》一文。以上把收集在本书中多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作出简要的介绍，作为本书的自序。

我曾主编《未定稿》，本书中收集的各篇文章，其实也只是未定稿，欢迎广大读者们和师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编 在编辑岗位上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 (3)
《INFORMATION CHINA》(《中国概况》)出版前后 (47)

第二编 中国文史研究

中国的人殉制和奴隶制 (55)
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仁学”等积极因素是怎样
被改造成为“孔家店”的 (73)
孔子与《诗经》 (87)
“诗教温柔敦厚”符合孔子关于诗的理论吗? (100)
古代中国妇女守节、殉节观念的演变 (104)
《三国演义》中的妇女形象 (112)
曹雪芹的无神论思想 (127)
柳永和他的《煮海歌》 (140)
评对中国帝王的隐恶溢美 (146)
从“唐人街”说华人出国 (156)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其恶果 (162)
龙云离开云南前前后后 (184)

- 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 (202)
略述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 (230)

第三编 境外问题研究

- 就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廉政等问题和郎咸平教授商榷 ... (241)

第四编 “从苏联到俄罗斯”研究系列

-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259)
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苏联解体的一个
重要因素 (291)
俄罗斯联邦改革的阵痛和进步 (314)

第五编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

- “桎梏”论——对剥削、节制资本和社会主义的
一些思考 (325)

第一编

在编辑岗位上

勇破坚冰的《未定稿》

一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兼为《未定稿》审稿。

社科院成立后，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向院部推荐我参加写作组的工作。当时在写作组的还有江明和丁磬石两人。同年9—10月间，邢方群和江明被调回《人民日报》复任正副总编，不久，丁磬石也调中宣部。好在此前他们已组织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有两位青年人——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我于1957年在空政工作时被吴法宪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劳改，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1978年把我从通县调来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一起编辑

《未定稿》。我们拟好每期出版的目录和选定要用稿子后，就送给林韦看，他有病在家，主要任务是编《“四人帮”批判》一书。他对我们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细，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另外写作组还有三位女性：陈光辉、聂峙砥和张莉。陈是老学部的人，和各所的老专家都熟，她就负责向他们组稿。聂、张二位负责和作者、读者联系，及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等工作。大家虽然原来并不认识，但因观点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愿为清除他们的流毒尽力，所以工作都很积极，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这就是院部给《未定稿》的基本任务。这需要理论上的鉴别能力和勇气。我们在以后几年，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二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试刊第一期发表了黎澍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

现状，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帮”一伙，强调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发表了邢贲思的《“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和柳树滋的《科学要敢于冲破禁区》两篇文章；1978年12月又发表了邢贲思的《真理面前不应当人人平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些文章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未定稿》为平反冤案大声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发表了黎澍的《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发表了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欢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指出应吸取的历史教训。1979年2月发表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影响尤其巨大。许多同志过去只知道因为这封信惹恼了毛泽东，把原来准备反“左”的会议转为反右，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并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把六百多万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使原来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经济困难，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知多少（据《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3期党史专家廖盖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但许多同志当时对彭写给毛的信的内容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发表此信，读者都纷纷打电话或登门索要。《未定稿》本来只印三四百份，免费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阅读的，现面对读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们后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还是不敷需要，于是请示院领导同意，改为内部征

订，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迅速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说这是内部刊物，不准再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订数还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后数年，订数一直在三万份左右。其实，所谓“内部征订”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与公开刊物差不多，因为征订启事写明，不但研究机关、党政机关、大学图书馆可以订，而且个人也可订，份数不限；还声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报刊、杂志可以自由转载。确实，转载率也很高。我理解，“内部征订”和《未定稿》这个名字可起到一层保护色的作用。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做“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由于过去多年养成的习惯，许多人认为，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把刊登在党和政府公开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党发出的声音，党的政策宣传，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散布的许多谬论需要肃清，“两个凡是”的禁区需要冲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断出现，需要大胆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论点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启发人们的思想。有了《未定稿》这样一个内部刊物就可以自由发表，如果有人来抓辫子，就可以用“内部发行”、《未定稿》来作掩护。我们体会，院部为刊物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当然，这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个刊名才能起一点保护作用，如果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代，或者是“两个凡是”派当政，《未定稿》这个刊名还是不管用的。

三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